

香港新界粉嶺圍太平洪朝考察報告

張淑嫻

黃曉菀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廣播新聞專業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

一、導論

2017 年 2 月 11 日（農曆正月十五），我們二人於早上 8 時半到達粉嶺圍彭氏村進行田野考察。是次考察目的是從粉嶺圍太平洪朝的儀式探討彭氏宗族的社群凝聚力。早於 2004 年，張瑞威便曾簡介當年粉嶺圍太平洪朝的儀式。¹ 本文將透過田野考察和訪談資料重新檢視這個民間宗教活動的儀式及其變遷。

彭氏宗族於每年農曆正月十五及十六日舉行太平洪朝，是新年祭祀節慶活動。據說，祭祀的起源可追溯至宋代彭氏宗族的發展。彭氏先祖彭延年及族人本居於江西一帶。明朝年間，輾轉遷徙至現今的地方建立粉嶺圍，並每年舉辦太平洪朝，迄今約八百年歷史。

據「香港記憶」所述，「太平」寓意闔家平安；「洪」為洪水猛獸，象徵瘟疫、天災人禍；而「朝」則為朝拜的意思。² 村民希望通過太平洪朝祈求神靈保佑，使居民及家畜皆得平安。

二、儀式內容

彭氏村落共分正圍、北圍、南圍及掃管埔四圍，形成方形格局。每年的太平洪朝的神棚設於正中央空地。³

1、拜神儀式

村民先到位於北圍後方的三聖宮「請神」，即把廟內的北帝、文昌及關帝的神像迎送到神棚供奉，然後在神棚前點燃炮竹，象徵太平洪朝正式開始。拜神儀式由一名喃嘸先生帶領 8 名「神頭」進行，向供奉的神明進行參拜。據悉，三聖宮的三位神明分別象徵長壽、功名利祿及庇佑。當日所有的神頭均換上素黑長袍，由喃嘸先生帶領跪於神棚前方。及後，喃嘸先生敲打木魚並徐徐朗誦經文，

讀畢即指示神頭對神明進行三叩首，表示敬意，歷時約一小時。據村民解釋，神頭是按登記序而出任。村內男丁成婚後須在「神頭簿」登記名字，按記錄輪流出任以協助儀式的進行。村民在一生中僅有一次機會作神頭（若家人因身體問題或宗教信仰衝突，則會申請退出）。訪談資料顯示，該年按序是 1984 年結婚的男丁出任神頭，年齡介乎於六十至七十歲。神頭之一的彭金全表示：「神頭不是說想做就能做。一生人一次，好難得！」他指出，由於擔任神頭的輪候時間甚長，約三四十年不等，故村民對能出任神頭均感十分榮幸及珍惜，亦會落力參與，令儀式力臻完善。

2、搶雞毛

村民牽出一隻早已預備的生雞給予喃嘸先生。然後，喃嘸先生跪於神棚前雙手捧著生雞，帶領神頭再作三叩首，以示將生雞獻給神明。拜祭完畢，喃嘸先生即拔取雞毛放於竹簍中，並帶到正圍門後。及後，三名神頭帶著竹簍，利用長梯爬上正圍門樓，通過門樓上的三個圓洞把雞毛撒下。其時，眾村民不論男女，均雀躍地簇擁於正圍門前爭奪雞毛；而三名神頭於撒雞毛期間會不斷高聲詢問：「所有人都有嗎？」以確保眾村民均能搶得雞毛。這情況與張瑞威於 2004 年時看到「約拔取七、八根雞毛」不同。⁴ 根據村民解釋，雞毛有吉利的意思，故搶得雞毛者則寓意把「吉利」搶到手。

3、擲杯問方位及扒船

在扒船儀式前，喃嘸先生先進行擲杯詢問神明今年的流年吉位，繼而決定扒船儀式開始的方向及位置。當日所見，流年吉位為東北方，故儀式將會於正圍開始，依次為北圍、掃管埔及南圍。扒船儀式由「新年仔」帶領 8 名神頭進行。新年仔由村

內未婚的年輕男子以自薦形式擔任。一般而言，村民一生人只能擔任新年仔一次。儀式進行時，新年仔頭戴上象徵吉利的紅巾，下披紅布，領著神頭及一隻紙船到訪各家各戶收集「污穢物」。「污穢物」是指於搶雞毛儀式中搶得的雞毛，以及由村民準備的其他象徵不潔的炭粒、相思豆、麻豆和金銀衣紙等。其時，神頭會敲響銅鑼，告知各家各戶開門迎接。新年仔入屋後便向每家的神明拜年，說「恭喜發財、丁財兩旺」。住戶隨即給予新年仔「利是」，然後燃放爆竹寓意去舊迎新。整個儀式需時約三小時。在整個過程中，新年仔須不斷奔跑，以便盡快完成四圍共一千多戶的收集工作，頗為辛苦。

4、化船

新年仔及神頭一行人等在扒船儀式完成後，把紙船帶到掃管埔後方的空地。新年仔帶著紙船和帶領神頭向供奉於該處的土地神作揖，其後把紙船焚化。焚化紙船寓意驅除整條村的污穢，包括天災人禍。村落自此得以人畜平安，迎來吉祥。

5、啟壇

由喃嘸先生帶領神頭開壇祭煞。喃嘸先生一邊敲打銅鑼，一邊朗誦關文。關文內容是恭請諸神參予慶典，並開列村落中彭氏村民所有人名，其含意是知會神明誰人有份參與祭神儀式。及後，喃嘸先生會進行焚化功曹馬和關文的儀式。功曹馬由紅紙及禾桿草紮成，是把關文送上天的使者。喃嘸先生會把關文放於功曹馬背上，然後把功曹馬和關文一併焚燒，寓意功曹馬把村民的人名送達天庭諸神，祈求諸神庇佑有份參與的村民整年平安。

6、洗水井

喃嘸先生帶領神頭到村內三個水井前鞠躬，意謂對守護水源、養活村民及牲畜的井神的尊重。然後，喃嘸先生在井上灑上符水，象徵潔淨水源，亦含有祈福的意思。最後，分別在三個水井燃燒炮竹，代表儀式完成。

7、唱麻歌

正月十六日凌晨時分，喃嘸先生帶領神頭在

神棚前唱麻歌。麻歌的歌詞是關於麻的種植過程、以麻造衣服，及勸人行善積德等三方面，藉此帶出「天道酬勤」，「人要勤力工作，努力向善」的訊息。⁵ 據村民解釋，以往的麻歌內容艱澀難懂和較為冗長，現時的麻歌內容則更易理解及簡短。故此，儀式的時間亦由昔日通宵唱誦，縮短至數小時便能完成。

8、問杯

由一位神頭負責問杯。他手持一根長木條，木條上放置了三對杯，包括占卜六畜平安的豬腳杯、占卜是非的竹杯，以及占卜村民人口平安的紅杯。神頭把這三對杯向後拋出，豬腳杯要得到兩個陽杯、竹杯要得到兩個陰杯、而紅杯要得到一陰杯和一陽杯才算是完成。村民表示若未能拋得此結果則需重覆動作，直至完成。

9、劈沙羅

沙羅是指豬的膀胱。村民利用竹管把豬的膀胱吹漲並且紮好封口。儀式中，喃嘸先生會用斧頭將沙羅劈穿，意指劈穿污穢的東西，為村落驅除災禍，迎來平安。

10、送神歸位

在所有儀式完成後，由神頭帶領，將神棚內的北帝等三個神像送回北圍後方的三聖宮。神棚附近亦有張貼告示，列明來年神頭仍須在本年儀式尾段來幫忙。送神歸位期間會不斷敲響銅鑼，浩浩蕩蕩，象徵太平洪朝儀式正式結束。

三、觀察紀錄及訪談

首先，從神頭簿，我們得知神頭參與儀式的情況。張瑞威曾提及 2004 年的儀式中神頭只得 6 名，原因是其中一名神頭拒絕擔任，而另一名則不知去向。⁶ 13 年後，村民則指神頭簿會記錄神頭的各项資訊，這使我們能更詳盡地觀察近年神頭的參與情況。上文指出，粉嶺圍彭氏男丁會按其結婚的先後，順序把名字記錄在神頭簿內，然後按年順序輪候出任神頭；一生人中僅有一次機會。但據我們的計算，發現有不少村民退出，不願擔任神頭。以

2010 至 2017 年的七年間的神頭資料為例，神頭應由 1979 年至 1984 年結婚的共 115 名男丁出任。但在這 115 人中，名字下註明「退出」的有 39 人，即約有三份之一的男丁退出，反映神頭的參與程度呈下降趨勢。⁷

其次是新年仔的參與度。現時的新年仔由未婚年輕男丁自願出任。村民指出，以往擔任新年仔的要求更為嚴謹。十年前曾擔任新年仔的阿溪表示，「以往的新年仔不但須未婚，甚至要由從沒拍過拖的男丁擔任」，象徵在扒船儀式時把「最純潔的」獻給家神。但鑑於現時願意出任新年仔的村民甚少，村民對新年仔的要求亦較以往寬鬆，只須年輕未婚便可。今年擔任神頭的波哥指出，「現時很多年輕的村民都搬了出去住，但在這裡起一間屋出來分三層租給外姓人，然後自己出去找地方住。我幾個弟弟都是這樣做。」這解釋了為何村內年輕男丁的數字減少，使新年仔人手出現短缺。

同時，從扒船儀式中亦可以察覺彭氏村民的參與程度逐漸下降。我們觀察到，當日有部份住戶未有開門給予新年仔進入。依照前村長彭未齊解釋，當日只有三份之二的住戶有開門參與儀式。為此，我們詢問彭氏村民。村民阿溪迴避了問題，只說「有一年扒船要用到 7 小時才可完成，因為各家各戶會在家中做好準備，在家守候新年仔和神頭到來。但現在大約 2 小時便會行完整個粉嶺圍和完成扒船。」根據這些資料，這說明相對於以往，村民的參與度下降了不少。

簡言之，透過田野觀察和訪談，可以看到參與太平洪朝的彭氏村民、出任神頭，或新年仔的人數均漸趨下降。

四、太平洪朝的社會學意涵

涂爾幹（E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提出「集體表徵」的觀念。他認為宗教儀式會使部族成員處於高度亢奮的狀態，使成員的關係由鬆散轉變為緊密，形成具凝聚力的道德社群。⁸ 彭氏前村長彭未齊對我們說，彭氏一族「係呢兩日先咁熱鬧，平時『水靜鵝飛』㗎！」這說明彭氏宗族成員平日多各自生活，甚少交流互動。太平洪朝期間則家家戶戶張燈結綵、熱鬧非常。兩

者形成強烈的對比。村民阿溪亦透露：「平時我地條村唔團結㗎。」他指出部族成員間偶有爭執，關係並非十分緊密。就我們所見，數名村民在儀式當日亦曾發生小爭執。由此可見，粉嶺圍彭氏宗族的情況確實呼應了涂爾幹所主張的，「通過儀式，群體定期地重新煥發集體情感。」⁹ 阿溪也表示，「呢兩日就好團結，大家一齊搞好佢。」意即村民不論平日關係如何，也會團結起來，齊心協力做好儀式。另外，當日村民在爭執時，有村民說了一句「今日個神最大」，便勸阻了雙方衝突。由此可見，儀式能使他們放下矛盾，合力做好儀式。這反映村民在祭祀期間的關係較平日積極和齊心，由鬆散至緊密。

其次，涂爾幹亦提及「他們一旦聚會，就有一股因集合而形成的電力使他們處於極度興奮之中。」¹⁰ 據當日觀察，村民一同聚首於村落參與活動，於多個儀式中亦顯得十分高興雀躍。這尤見於搶雞毛儀式時，村民相互大聲交流：「搶到未？搶到未？」興致勃勃，與平日沉悶的生活形成強烈的對比。其後，我們亦見太平洪朝能團結彭氏宗族，使族人凝聚起來。以下將分三點再作論述。

首先，村民因儀式而聚首一堂。太平洪朝儀式雖然只有兩天，但無論是移居於外、移民，或須上班、上學的村民均會回來參與儀式。以當日的擔任神頭的波哥為例，他表示自己現居英國，但每年均會特別回港參與儀式。他認為儀式十分重要，無論怎樣也一定要回來。由此可見，在村民心目中太平洪朝有特殊的地位，而村民十分重視這儀式。這亦解釋了為何波哥年屆六十，仍不畏路途遙遠，堅持每年回港參與儀式活動。就此看來，村民因儀式而對彭氏宗族抱有歸屬感，反映太平洪朝有凝聚社群的力量。

其次，有村民多次出任神頭。波哥曾先後代替其父親及三名弟弟，共四次出任神頭。據知，這是由於家人的身體健康問題，以及宗教信仰的衝突。神頭的工作甚為繁重，對於已六十歲的波哥來說頗為吃力。當天亦見他汗流浹背。然而，波哥強調：「辛苦一兩日唔緊要啦。一定做！」這反映儀式之於波哥來說十分重要。他有感自己身為彭氏一族，有高度的身份認同，才願意肩負責任。這顯示出太

平洪朝儀式能增加成員的族群身分歸屬，發生凝聚作用。

最後，年輕一輩主動出任新年仔。今年負責扒船儀式的「新年仔」Billy 年約21歲，是大學生。他透露，自己得知「新年仔」一角出缺，便決定自薦擔任。他說：「見還未找到人擔任，那當作挑戰，嘗試一下……感受是得意刺激、疲憊但有趣。」從訪談和觀察 Billy 的舉措，可見太平洪朝使他意識到自己是族群的一份子，故願意「主動出一分力」，參與其中承擔責任。這亦由於儀式引起他的興趣，加強了他對族群的歸屬感。由此可見儀式凝聚的效果。

但是，隨著社會變遷，粉嶺圍在進行太平洪朝時，社群的凝聚力亦有所下降。我們觀察到村民在今年的儀式的參與度及投入感較以往低，例證包括多位神頭退出、肯擔當新年仔的人甚少，以及住戶參與儀式的踴躍程度較以往低。

首先，多位神頭退出。在參閱神頭簿內的記錄，及與村民訪談後，我們就神頭退出的現象歸納了四點原因：（一）部份村民因身體狀況欠佳而未能擔當角色；（二）有村民只是簡單寫下「退出」二字，卻沒有記載原因。出任神頭實為村內已婚男丁的義務。他們卻在未有交代原因的情況下選擇放棄人生只有一次的機會，責任感成疑；（三）隨著村民的工作及學業愈趨繁重，他們在取捨下選擇放棄承擔神頭職責；（四）有村民因為個人宗教信仰與太平洪朝宗教儀式產生衝突，因而退出神頭工作。以波哥的弟弟為例，因其妻信奉天主教，而上香等儀式與其宗教教義產生衝突，故決定退出。據神頭簿記載，有5名已婚男丁同因宗教信仰問題退出。這顯示村民崇尚宗教自由多於重視彭氏宗族的祭祀儀式。由此可見，宗教規範的弱化導致村民參與度下降，反映宗教儀式的凝聚力亦大不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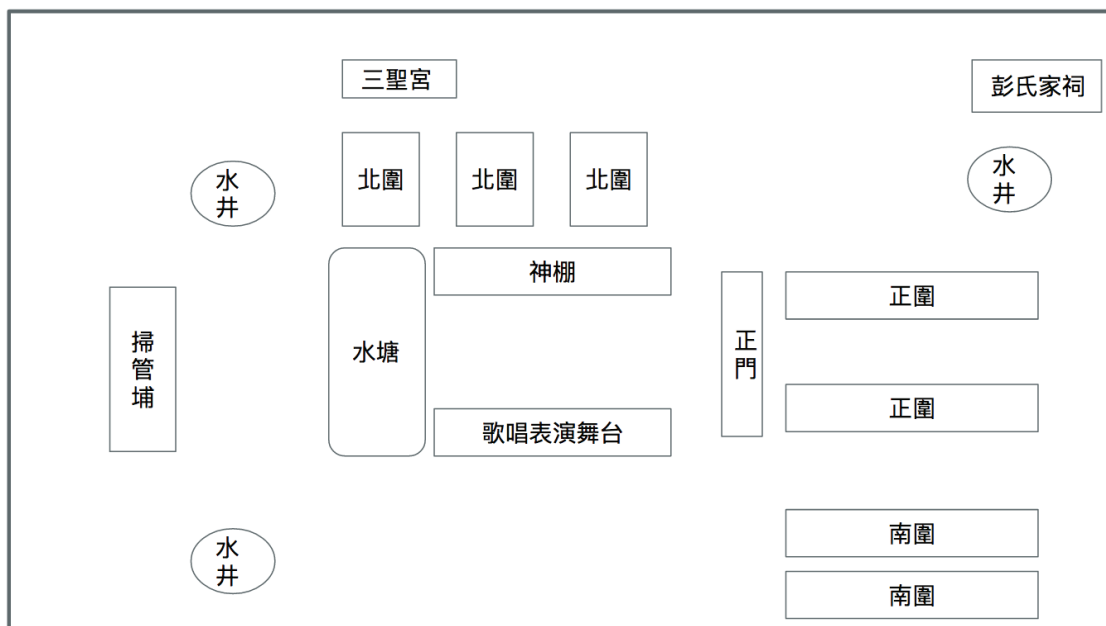
其次是願意擔任新年仔的人愈來愈少。隨著時代嬗變，彭氏宗族傾向提供經濟誘因，吸引村內年輕一輩參與儀式。在扒船儀式的過程，擔任新年仔的角色能收到住戶的利是，約有一萬多元。在此情況下新年仔仍然出缺，則需要解釋。我們認為除了需要奔跑工作逾三小時外，更根本的原因是年輕一輩對村內宗教儀式的情感已經大大下降。據村民

透露，年輕人多認為儀式事不關己。他們認為上學、上班及社交活動更為重要，故甚少年輕村民會自願擔任此角色。

最後，住戶參與儀式的踴躍程度較以往低。我們相信此與村內的人口變化有關，包括彭姓村民移民、移居村外，以及外姓人遷入粉嶺圍等，均令彭氏人數減少，進而減少村民參與宗教儀式。

註釋

- ¹ 張瑞威，〈粉嶺圍太平洪朝〉，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香港節誕」，2004年4月。擷取自網頁 <http://www.cciv.cityu.edu.hk/jiedan/hongchao/template.php>。
- ² 〈太平洪朝〉，「香港記憶」。擷取自網頁 http://www.hkmemory.hk/collections/local_festivals/festivals/lunar1/1_3/index_cht.html#&panel1-1。
- ³ 見粉嶺圍太平洪朝平面圖。
- ⁴ 張瑞威，〈粉嶺圍太平洪朝〉，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香港節誕，2004年4月。擷取自網頁 <http://www.cciv.cityu.edu.hk/jiedan/hongchao/template.php>。
- ⁵ 同上。
- ⁶ 同上。
- ⁷ 見粉嶺圍太平洪朝神頭簿。
- ⁸ 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臺北：桂冠出版社，1994），頁248。
- ⁹ 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424。
- ¹⁰ 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249。



圖一、粉嶺圍太平洪朝平面圖

活動消息

Fieldtrip: Hung Shing Festival, Kau Sai, Sai Kung

西貢滘西洪聖誕田野考察 · 2017·3·10 (Friday 星期五)



Meeting Time & Location	08:45 Sai Kung Public Pier
Fieldtrip Mobile	68270677 Will be activated during the fieldtrip.
Location Map	

You have to go to Sai Kung Public Pier by yourself.
The whole journey from HKUST to Sai Kung Public Pier takes about 40 minutes.

新界專線 New Tung Line	西貢站 Sai Kung Station	內港 Inner Harbour	90 / 小巴 Minibus	1A / 1	西貢公眾碼頭 Sai Kung Public Pier
香港科技大學 (北座) HKUST North Gate	新田 New Territories	792M	小巴 Minibus	12 (西貢西貢) (To Sai Kung)	會議地點 Meeting Location

Organizer: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HKUST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
Enquires 查詢: 23588939